



紫荊花開的時節



情繫香江

楊流昌

清晨五時，維多利亞港的霧還未散盡。我站在西環碼頭的欄杆前，看晨霧中若隱若現的啟德郵輪碼頭，恍惚看見二十年前那個戴着N95口罩的自己。那時防護服的膠水在脖頸處洩出紅痕，卻遮不住護目鏡後盈滿的淚光——我們剛完成第三批SARS患者轉運，救護車頂燈在雨幕中劃出紅色弧線，像一串晶瑩的環路。這抹紅，後來竟成了我胸前紫荊花徽章的底色。

那是我第一次遇見這座城市在至暗時刻的模樣。記得銅鑼灣的街市空空蕩蕩，老阿婆將曬乾的冬菇用保鮮膜裹了又裹，油紙包的鹹檸七在貨架上閃着琥珀色的光。中環寫字樓裏，白領們隔着塑膠板交換文件，簽字筆在透明擋板下劃出細碎的墨跡，像春蠶啃食桑葉。旺角的藥房貨架上，板藍根沖劑賣到斷貨，店員用馬克筆在價籤旁寫着「限購兩包」，圓珠筆尖戳破的紙頁，洩開淡淡的藍。最難忘是那個深夜，醫院外自發前來送飯的街坊排成長龍，保溫箱摺成連綿的山丘，鹹檸七的氣息混着八達通的金屬涼意，在警戒線外織就溫暖的網。有位阿嬤推着嬰兒車，車斗裏裝着自製的蘿蔔糕，顫巍巍的歌聲穿過宵禁的寂靜：「月光光，照地堂……」

2019年再臨香江，又是另一番風雨如晦。黑暴的陰雲籠罩維港，我們走在街頭協助維護秩序時，看見有人冒着風險撿起被踐踏的國旗。當疫情隨之而來，中聯辦的燈火通宵明亮，我們與特區有關機構反覆推敲「健康碼」系統的每個細節，窗外忽然響起陣陣電子鞭炮聲——鯉魚門的街坊們在樓頂揮動熒光棒，拼出「同心抗疫」的字樣，無人機載着紫荊花圖案劃過夜空，深圳河

對岸的樂團透過雲端送來《茉莉花》的協奏，與維港兩岸飄揚的《我的中國心》遙相呼應。此時的香港，像一位歷經風霜的勇者，在暴亂與疫情的洗禮中，讓「獅子山精神」在磨難中淬煉得更加閃亮。

此刻站在金紫荊廣場，看晨跑的少年揮灑着汗水，看旗袍女士在石板路上踏出清脆聲響，看貨輪鳴笛驚起白鷺掠過青馬大橋。海風裏夾着鹹澀與花香，輕輕拂過我胸前的紫荊花徽章。那些在疫情隔離酒店裏合唱《月亮代表我的心》的醫護，那些在暴亂現場守護國旗的義工，那些為內地援港物資徹夜裝卸的卡車司機，他們的面容或許已模糊，但凝成的精神圖騰，早已鐫刻在這顆飽經滄桑的翡翠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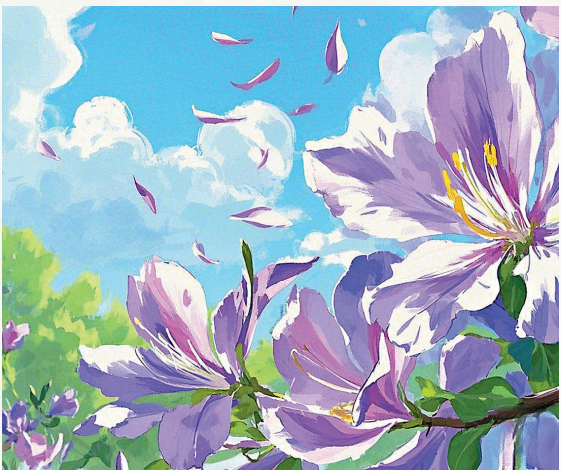
春潮拍打岸邊的節奏愈發清晰，中銀大廈的棱角折射出七彩霞光。當第一班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迎着朝陽駛來，我聽見山河大海的和鳴——這是東方之珠最動人的心跳。那些被歲月打磨的細節忽然鮮活起來：皇后大道上車轍壓過的百年石板路，和平飯店門廊上永不熄滅的煤氣燈，深水埗老店裏飄出的當歸雞湯香氣，還有石板街上叮叮車轉彎時發出的清脆鈴響。這座城市就像一棵根系深入珠江口的榕樹，任憑颱風如何摧折，總能在斑駁的樹幹上萌發新綠。

暮色四合時，我走進廟街的茶餐廳。鬢角染霜的老闆娘用鐵鍋滋滋煎着鳳梨油，油煙中傳來舊式收音機的粵曲唱腔：「任我行，任我行，任我走到哪裏都行」。落地窗外，維港的霓虹倒映在奶茶杯裏，化作跳動的碎鑽。鄰桌的夜班護士正用保溫杯泡普洱，氤氳的熱氣

中，她輕聲哼起《上海灘》的旋律。這一刻我忽然懂得，香港的偉大不在於它擁有多少摩天大樓，而在於這方土地上，總能讓不同的聲音譜寫出和諧的樂章。

當紫荊花在夜空綻放第七次時，我聽見粵港澳大灣區的濤聲從地平線湧來。那些在歷史褶皺裏沉澱的堅韌、那些在風暴中心綻放的人性光芒、那些在裂痕中生長出的新芽，都將在新時代的晨曦裏，化作粵港澳大灣區最美的風景。這或許就是香港送給世界的禮物——一本寫滿傳奇的童話，每個章節都銘刻着「不可能」被改寫的奇跡。

（作者為中聯辦台務部原部長，現任太和智庫港澳中心主任）



●香港的偉大在於其總能讓不同聲音譜寫出和諧的樂章。 AI繪圖



青春之歌

程應峰

風把襯衫吹成旗幟
思想，像不羈的駿馬
馳聘在廣袤的曠野
身負羈絆又算什麼
有追逐，才有生命的歡唱

青春如此豪放
可以吞下整個夜晚的燈火
吐出灰燼般的黎明
逝去的時光總在心底發酵
演變成對世界的聲聲質問

來自未來的自己
就算是一場幻覺
也要讓鏡子裏的微笑
揚起弧度
點燃理想與信念的引擎

所有轉瞬即逝的事物
閃電、桃花、樹葉的飄零
在心底不懈不怠地潮湧
還有，深切的愛戀
永遠真實得令人心疼

光芒總會穿透霧靄
遠方終歸被腳步丈量
所有神秘的殿堂
都會在青春的激情裏
敞開緊閉的門窗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採黃花菜的小姑娘

趙素美

清晨，她踏着晶瑩的露，
披着霞光織就的霓裳，
將黃花菜小心翼翼地放進籬筐，
連同她金色的夢想。

流水叮嚀，敲着時光，
歌聲嘹亮，在原野上迴盪。
每一朵黃花都是跳躍的音符，
在生命的旋律中歡暢流淌。

那碎花裙，隨風輕輕搖晃，
她似蜂兒，入了花的場，
忙着，釀造生活的蜜糖，
在歲月的畫裏，勾勒希望。

陽光灑下，碎成點點光芒，
她的笑，比花兒更明亮。
她用腳步丈量夢的遠方，
她的影子，在田間悄然生長。

（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

時代詩行

凡人溫暖

梅贊

那天，有點小恙，一大早就到漢口的大醫院排隊看醫生。而專家周一查房後，到門診診診已是9點之後。等了2到3小時，我才從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擠進醫生辦公室。看到專家，問情況，開檢查單，又去排隊，抽血，B超拍片，等結果。忙完這些回到武昌，已到飯點。才發現從早到午還只是抽血後喝了點水，顆粒未進，確實有點飢腸響如鼓。

下地鐵，也懶得回家做飯，便找了家自助餐廳，打了葷素搭配的菜和米飯及一碗湯。端着盤子，在人頭攢動中兜兜轉轉找坐位。生意好啊，兩層樓的大廳竟沒有空桌，只好和人拼桌。管不了那么多，能找個空位就不錯了。終於，坐下來，看了看對面坐着的人，他也揚起頭，看了看我。一個上了年紀的男人，戴着棒球帽，滿臉橫肉，面色墨黑。不是那種可餐的秀色。我不再打量他，怕影響食慾。還想端盤子再找位置，可大廳擠得水洩不通。沒轍，就自顧自的，埋頭喝湯，拈菜，吃飯，不再抬頭。

許是餓了，這飯菜香呵。吃着吃着，突然感到嘴唇有一股熱流湧出，在向下流淌。我下意識用手一指，呀，滿手鮮血。前幾天在外旅行時，嘴唇上火，起了一串串水泡，當時只感到嘴唇像火燒，用冷水敷，似乎好一些。回家後，沒想到嘴唇腫了，又痛又癢，不敢塗藥，只抹了點牙膏。翌日，上嘴唇的水泡好在沒繼續惡化，可下嘴唇的水泡卻不知怎麼破了皮，白天無法處置，連冷水也不能沾，怕化膿。只是到了夜晚臨睡時，才塗抹了點軟膏，也不敢多抹，怕弄到嘴裏去了。一覺醒來，結痂了，便以為向好。沒想到，在低頭扒飯時，不知碰到了哪，居然把嘴唇上的痂弄破了，鮮血淋漓。



●對面的男子把一包紙巾遞给了我。 AI繪圖

我在口袋裏掏紙巾，掏半天也沒掏着，我站起來東張西望，在大廳裏尋找紙巾。只見對面的男子停止了用餐，正打開他擱在桌子上的手包，拿出一包紙巾。他是給我嗎？我腦殼飛轉。手上已滿是鮮血，嘴唇上還在出血不止，我又用手一抹，估計嘴唇像是塗了口紅一般。我失望地看着大廳裏，沒有紙巾提供。但對面的男子已把一包紙巾遞到了我手上。

果然他是給我的。我心中湧起一陣溫暖，連說謝謝，但還是沒怎麼正眼看他。他微笑着擺了擺手，說：「不客氣的」。

我接過他遞來的紙巾包，從中抽出一片，摺住嘴唇的出血點，隔不一會就把紙巾疊來疊去。這之間，我想和對面的男子搭訕，說些感謝的話，但一直沒找到話題，而且我的嘴唇被摺着，說話也不利索，就打消了這個念頭。又過了一會，我以為血止住了，鬆開手，看紙巾被血洩紅點點，又換了一片紙巾。見紙巾上的血漸漸漸淡，便再扒口飯，吃口菜。可不知嘴唇是碰到了米飯還是菜，只感到那破皮的結痂處像是被錐子戳到了傷口，鑽心的疼，接着又是一攤鮮血。這樣，反反覆覆，紙巾一片片摺住，一鬆手，就出血。這餐飯算是吃不好了，索性擱下筷子，不吃了，回家去。

我起身時，邊摺着嘴唇，邊對對面的男子說：「謝謝您的紙巾哈！」他仍然微微笑着，說：「不客氣！」並問我：「不吃了？」「不吃了，沒法吃，回去處理下傷口。」他沒再說什麼。我看他還在微笑着，滿臉的橫肉像是漣漪漾漾，墨黑的面色，怎麼又像一朵盛開的黑牡丹了？就像川劇中的變臉，怎麼越看越好看呢？！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



鄉情涓涓

有蒿喚「抱娘」

劉峰



●渡口距離老家二三里。

AI繪圖

在城裏打拚，每當工作累了，或心情不好，我就會給母親打個電話：「媽，我準備回家一趟。」

為了讓心情好一點，我選擇走水路。春水軟，槳聲柔，咿咿呀呀的槳聲，青青綠綠的倒影，讓人彷彿置身於電影裏頭。少年不覺家鄉好，長大方知鄉愁長呀。

令我感到奇怪的是，每一次船兒快到渡口，我就看見了母親。這次也不例外。渡口距離老家二三里，出村巷，抵達這裏，得靠步行，中途大多是彎彎曲曲的田間小路。這麼多年來，多虧了母親；我歸母迎，我別母送，渡口成為母子倆最熟悉的風景。

春風又綠江南岸。放眼望去，河流沿岸長滿了綠蓬蓬的蒿草，那是一種叫「抱娘蒿」的野生植物，宛如數不清的綠孔雀棲在那裏。春風駘蕩，羽毛狀的蒿葉舞動着，彷彿綠色的火苗在跳躍，在乍暖還寒的這個春日，給人一種溫暖的感覺。

細瞧之下，你會發現：在老莖周圍，環生着一株株嫩苗，猶如子女抱着親娘。

對於此蒿，我有着一種說不出來的親。自打我出生後，母親外出幹活，捨不得將我留在搖籃裏，就將我連同襁褓一起塞進背篋裏，母子時刻不分離。來到河畔，母親怕我曬着，就用抱娘蒿做了一個「草窩」，將酣睡的我輕輕放在陰涼裏，讓我在蒿草的清香裏甜甜入夢。

在成長的過程中，處在青春叛逆期的我常常莫名地逃到渡口，藏在蒿叢裏。可憐天下父母心，天黑後，母親不見我歸來，一遍一遍喊着我的乳名來到渡口。月光下，當看見那個削瘦的身影在附近不停徘徊時，倔強的我就是不肯出來。母親擔心我溺水，嗓子幾乎喊啞了，最後竟無助地哭了起來。直到夜深了，烏雲遮住了月亮，我才怯怯地從蒿叢裏鑽了出來，低低地喊了一聲「娘」。母親聽見我的聲音，如夢方醒，腳步軟軟地來到我的跟前，一把將我摟在懷裏，喃喃地說：「兒呀，你嚇壞娘了，今後可不能這樣呀。」

長大後，我開始了外出漂泊。兒行千里母擔憂呀！雖然我走出了鄉關，卻怎麼也走不出母親的目光。抱娘蒿扎根在故鄉大地，母親留守在老家，她時時刻刻牽掛着我，在她的眼裏，我永遠是長不大的孩子！

「你看，這蒿葉正嫩着呢，咱倆不如採一些回家吃。」母親一邊說，一邊接過我的行李，將我從舊年的回憶中喚了回來。我點了點頭。仍是舊時的河灘，仍是熟悉的蒿草，但眼前的母親卻老了，蒼白的頭髮、佝僂的腰身、滿面的皺紋，與周圍碧青、挺拔、鮮潤的蒿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令人心疼不已。

採着採着，我的心情變得愉快了起來。不知為什麼，只要回到母親身旁，在母愛的撫慰下，一切變得美好了起來。

採了一大袋嫩蒿，就着河水洗淨，母子倆高高興興回到家裏。不一會兒，炊煙裊裊而起，母親仍像從前一樣，開始用嫩蒿為我蒸蛋羹、煎雞蛋、擀麵條、包餃子。

蒸蛋羹時，首先將攪拌好的蛋液添入調料，加一小勺白如凝脂的豬油，然後擺上幾片嫩蒿，接下來放在飯鍋裏蒸。當鍋底結了一層鍋巴時，就聞到蛋羹誘人的香氣了。掀開鍋蓋，只見蒸熟的蛋羹宛如乳黃的奶酪，表面浮着鮮綠的嫩蒿，好看極了。舀一勺蛋羹入口，只感覺一縷嫩滑、鮮香、可口的味道滲在舌尖，激活味蕾，好吃得不得了。

擀麵條時，先將嫩蒿焯一下，用白紗布擠出青汁；然後傾入麵粉裏，拌勻後，反覆揉，直到看不見氣孔為止，一團青玉似的麵團就弄好了；接下來，開始擀麵，母親手握擀麵杖，來回回而擀，一張青蓮似的麵片就成形了；隨後，母親手握菜刀，嚓嚓而切，一掛青絲似的麵條就做好了。最後，下到一鍋沸水裏，煮熟後，用筴籬撈起，盛入碗裏，端上圓桌。吃時，潑上辣子油，澆入芝麻醬，呼呼而吃，感覺將春天吃進了肚裏。

到了晚上，母親又用嫩蒿煎雞蛋、包餃子。我和母親邊吃邊聊，有着說不完的心裏話，直到一團皎月亮汪汪升起來，遠處的河水哼起了嘩啦啦的夜曲，我才美美睡去。

一轉眼，歸期至，該返城了。母親照例將我送至渡口，目送我乘舟過河。當我依依不捨回過頭，只見母親佇立在灘前的蒿叢裏，與抱娘蒿聯為一體，定格為一幅畫。在我的耳畔，又響起兒時的歌謠：「抱娘蒿，結根牢，解不散，如漆膠……」（作者為湖北省作家協會會員）